

# 远去的木排

水因山转,山随水处。  
“放排喽!”西溪对岸悠悠传来一声嘹亮的吆喝,但见十里长溪,木排连着木排,后浪涌着前浪,浩浩荡荡,奔腾而去……  
现如今,这放排的壮景,伴着撑排人的豪情,也伴着他们的辛酸,去而不返……

婺江,发轫于磐安玉山的“龙鸟尖”,山泉淙淙,溪流潺潺,跌瀑湍湍,清流碧潭,蜿蜒180.1公里。

磐安山水,既秀且壮,拥有七条水系,乃“四江(钱塘江、灵江、瓯江、曹娥江)之源”。

山与山之间,都有缝,老家潘庄叫作“坑”。窃川,是西溪流域的一个普通山村,与“龙鸟尖”仅一箭之遥。世世代代,他们都在缝里休养生息,瓜瓞延绵。

“窃”,幽深繁茂,可组成窃窕、窃窕、窃窕、窃窕等词语。川,原本指的是河流,用它替代两山之间的“缝”,似乎有些托大,但一旦冠以“窃”字,便诗意盈盈。贞元十七年(801),唐进士郑瑞隐居磐安,一日途经西溪,但见眼前“林壑幽邃,山水融结,草木畅茂”,遂起名“窃川”。

墨林,居窃川上游,是磐安的另一村庄。墨,一般用作名词,而墨林之“墨”,却是形容词——茂林修篁,色如浓墨。

大山养育了十几万子民,却没有给窃川、墨林等地的山民带来富足的生活。或者说,大山自有大山的宝藏,更多的是人们还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宝藏。大山的宝藏就是连绵不断的大山和大山上取之不竭的林木。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山风凛冽,吹落了树梢上的黄叶。几个壮汉,玄衣打扮,腰间别了斧锯,行走在大山深处,东瞅瞅西瞧瞧……一阵接一阵砍伐之后,那些分属于不同山头的圆木都以滑行的方式被溜到了同一个地方,像赶一群没有灵魂的牲口。

山脚下的溪流边是它们的汇集地,也是它们启程的地方,至于要去哪儿,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进山的路,除了山里人的两只脚,再也盛不下别的东西,溪水成了这些圆木走出深山的唯一通道。

之所以称这些树为圆木,是因为它们没有冠,没有根,也没有枝桠。被修整得圆乎乎、白净净的木头,不叫圆木又能叫什么呢?当然还可以叫木材。

时间是有限制的,那得是一年里雨水最多的季节,最早要过四月,最迟不超六月。在四月和六月间,有一段梅雨季节,溪流变得不再温顺,不再潺潺,而像一头凶猛的野兽,咆哮着奔向远方。那个远方是大海,每一滴水都渴望到达的地方。正是水流的渴望和动力,也使得圆木借力变现成了可能。

久而久之,这一漂流运输的职业,便成了360行中的一行——放排,俗称“撑排”。那些玄衣壮汉,可能来自磐安的潘庄、依山下,也可能来自东阳的歌山、画水,甚至更远的义乌、建德等地。反正,他们有个统一称呼,排工。

我爸叫潘光品(1924.3—2013.4),13岁跟排学艺,15岁独自撑运,直至1959年年底横锦水库大坝合龙,他才穿衣上岸,前前后后撑了二十年。

2011年国庆节,老爸因病卧床已有半年之久,我趁假期回家探望,聊起他那一代人浪头谋食的青春岁月,仿佛就在昨天。

人到晚年,繁杂的往事多已被岁月湮灭,而那些在脑海中始终鲜活如初的记忆,必定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珍藏。

二

放排源于何时,未有确考。据我老爸推测,大概始于明末清初。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春夏初迎来放排的黄金时期。

放排有3个环节:编排、撑排和拆排。

编排,俗称扎排。扎排,忌用普通绳索。最原始的,是一种叫糞木的槁条,手指头粗,韧性好,又抗拉。春节一过,放排人家就要上山砍回一捆捆糞木条,再借助一种类似“曲棍球”球杆的工具,将槁条扭成麻花状的藤条,信手可用。

不过,它毕竟是木本,远不是岩石的对手,一旦触礁断裂就容易散排。渐渐地,槁条就被篾缆所替代。

篾缆用新劈的篾丝绞合而成,坚韧无比。若能刷几遍黄亮的桐油,其韧度堪比用现代缆绳,即便丢弃野外,任凭风吹雨打十年八载,要想弄断,还得举起利斧。

有了槁条或篾缆的加持,即可寻一处僻静水面,把一根根待运圆木凑合起来,扎成一节节平实的木排。

扎,不是胡乱捆绑。先要把最直最粗的上好圆木用锚固定,再挑大小、长短相近的

木头七八根,大头朝前小头朝后,一一并弄。粗的一端钉上“钉钮”,槁条或篾缆穿过“钉钮”上的圆形铁环,再将它们紧紧地绞缠,然后将一节节木排首尾相连,拼接成长长的木排。

扎排是一项绝活,不下几年苦功是学不会的。而手中的竹篙,粗细适中,长四五米,根部镶嵌着铁制的独角护头——撑排钩。

一杆在手,既可掌握漂流方向,又可避开与暗礁、山体撞击所带来的危险,更可用作扁担,悠悠地挑回孩子们的快乐和一家人的温饱。

木排一般扎至一米五到二米宽,一个人最多能撑3至5节。木排的层厚,由材质决定,粗大的松木、杉木只平扎一层,碗口大小扎二至三层,竹排可叠放三至四层。因为松木、杉木比重大,吃水深,而毛竹空心,比重小,自浮性好。

撑排是刀口舔食的营生,规矩多,禁忌也不少。譬如,哪天开排,要翻翻老皇历,择个黄道吉日,避开农历初五、十四和二十五;忌讲洗筷子之类的话语。开排之前,同行者还要点炷焚香,宰鸡歃血,拜水祭天。

三

下雨了,雨量虽说不大,但接连落它三四天,汤汤雨水不经意间注满了河床。平时碧波如镜,隽秀如画的西溪此刻变了模样,像怒狮一样桀骜不驯。

塘坑口是西溪放排的起始地,目的地有东阳茜畴、义乌佛堂和金华小码头,最远的直达杭州拱宸桥码头。来回一趟,近的三五天,远的起码要半个月。

“会水的水上死,耍刀的刀上亡。”西溪流域有“三多”:险滩、“吊坎”(落差较大的瀑布)和礁石,稍有懈怠,便会引发排散人亡的悲剧。而在放排的一个个日出日落中,要经历多少危险,多少磨难,流淌多少汗水,非亲历者难以想象。让人感佩的是,即便如此,排工这份职业却从来没有因为少人干而停止过。因岁月,生存在往要死亡索要。

雷滚口,两山夹一川,狭长幽深,陡峭的岩壁如同刀削,“吊坎”伴着深潭,一个连着一个。即便是山枯水瘦的冬日,潭水也是深不见底,阴森恐怖。一到汛期,一股粗壮白练穿岩击石,飞珠溅玉,轰然之声如同滚雷,震耳欲聋。

◆吴风越俗 ◆潘江涛

撑到雷滚口,谙熟地形的排工都会抛甩撑杆,紧紧钩住岸边藤条,脱兔一般用力跳离排面,再攀着峭壁上的羊肠小道,快步来到下游,等待自行漂流的木排。要是错过跳离的时机,就会身陷峡谷绝境。

上世纪90年代初,磐安动工兴建姜山头电站,坝址就在雷滚口最窄处。高峡出平湖,百米来长的峡谷,被硬生生地一分为二——没在库底的,难见天日;裸在坝尾的,断流缺水,苍白无助。前来垂钓者,望着那波浪不兴的水面,除了念想曾经的生态环境,还会时不时地聊起那十几个不慎葬身水底的排工。此乃后话。

义乌江一出义乌地界,便遇着了源于千丈岩的武义江,双江汇合,犹如久不谋面的兄弟,终于见着,打个招呼,你拥我抱,难舍难分,以至河床像潜龙打滚,甩出一个天苍苍野茫茫的五百滩。

与西溪相比,婺江貌似失却了脾气,但静水深流,暗藏玄机。排工们一路闯滩过峡,早已精疲力竭,来到双江口,精神懈怠,加之篾缆磨损破败,往往马失前蹄,悔之晚矣。

有一回,我爸爸要把3节100根杉木撑往杭州,忽然撞上五百滩的暗礁,首节30根圆木全散了架。幸亏那时年轻,反应也快,一瞧苗头不对,手中竹篙一起一落,犹如撑竿跳高一般跳到第二节,再举起竹篙往右侧一点,后两节木排便听话似的向岸边靠拢……无奈之下,他只能请同行村民帮忙照看,自己又“咚”的一声跳入水中,一路追到兰溪三江口,才将那些杉木一一打捞上岸。

四

十年树木,集木成林。伐木撑排,多为有计划的间伐。“窃川不窃,墨林无林”,那是后来的事了。至于原因,你懂的,无须赘述。

世移事易,岁月静好。水上漂流,是当下受人追捧的文旅项目,仅短短的西溪流域就不止一两处,票价不菲。而且,单单静水漂流,怕是聚集不了人气,还要依山就势,设置一两条拐来弯去的人工陡坡,玩得皮筏中的俊男靓女像坐过山车一般惊叫连连,这才惊险刺激。

命运的抗争,是祸也是福。坎坷与困境带给人的,永远是思考人生、追求圆满的机会。

◆汉诗节拍

## 漫步西湖一角

◎俞荣斌

柳絮飞,  
水波漾,  
一抹斜阳。  
放眼游船点点,  
缓缓驶出,  
似苏小小的香车宝辇;  
款款而至,  
如李慧娘的“美哉!少年!”

问讯龙宫来客,  
今夕是何年?  
桃红柳绿,  
正是人间四月天。  
湖光山色,  
恰西子浓抹淡妆。  
三潭印月,  
月圆家亦圆;  
春柳拂水,  
水暖心更暖。  
远观雷峰夕照,  
旧貌换了新颜。  
钱王祠前忆钱王,  
金牛池边听雨点。  
品三五亭阁楹联,  
胜读唐宋金石文章。

小桥流水人家,  
最爱听外婆呼唤。  
点点灯火,  
袅袅炊烟。  
都融在了,  
这一日三餐。



## 古道吟思

◎王和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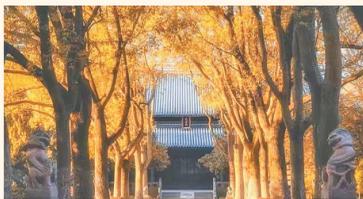
柳绿花红正清明,  
千年古道山洞行。  
重踏前人旧足迹,  
追寻先贤创业情。  
乌伤黎民不服输,  
开山拓土为后人。  
巨手移石砌坦途,  
铁肩平路留英名。  
古道绵绵连乡愁,  
老路条条思先民。  
多少古今悲欢事,  
事过云烟皆化尘。

## 时间之网

◎涂玉芳

时间是一张网,  
一张织在人心里的网。  
有时,  
这张网千疮百孔,  
即使阳光穿透,  
仍泛着丝丝凉意。  
有时,  
这张网像是一扇魔力窗户,  
透过窗能看清一些本来面目。  
有时,  
这张网像丰收的蜘蛛丝,  
缠绕着想要挣脱的“猎物”。  
有时,  
这张网又像柔软的铠甲,  
保护深情又脆弱的灵魂。

时间是一张网,  
一张织在脑海里的网。  
理清思绪,  
便能与网和解。  
沐浴阳光,  
让温暖洒遍全身。  
打开天窗,  
感受万物细微美好。  
冲破束缚,  
奔赴梦想彼岸。  
长路漫漫,  
勇敢前行,  
保持心底的善良与热情。  
做自己的魔术师,  
把生活变成理想的模样。



## 春 的 乐 章

厉顺摄



# 一剪梅

几年前,有幸得到被誉为“江南一枝梅”的端木礼海先生赠送的一幅梅,还没回家,便走进一家店铺装裱了,原本很有品相的画,档次瞬间又有质的提升。

画虎画皮难画骨,意思是画老虎时画它的外在容易,可要将老虎的气势、内在气韵画出来却很难;画梅呢,我以为同理,你画我画他也画,但是,形似易,神似难。这个神似,指向的大约是,梅的精神,梅的风骨,梅的灵魂。著名画家陈大羽曾给端木礼海作品如此评价,“礼海兄画梅为海内胜手,此作深得和靖诗意。”

和靖,即林逋,恬淡孤高,一生隐居,不仕不娶,终日与梅鹤为伴,平素一袭白衣,诗作随就随弃,自嘲“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言“梅妻鹤子”。大凡孤高之人,必有当得起孤高的资本,在他这里,不说资本山高水深,但是,足够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简短的诗句,却深纳万

千气象。今人每每咏梅说梅赏梅,这句诗必会适时地从脑海的沟回间窜出来。宋人杨公远为林逋作诗曰:“湖上吟翁味长,孤坟今已草成荒。姓名犹寄梅花上,一度开时一度香。”姓名犹寄梅花上,尤其值得玩味的句子。反复诵读时,有一层薄薄的凉意在心头,也有一层淡淡的欣喜在心头。有人说,一个人的一生,倘使能够留下一句被人记住的话语抑或诗词,便是没有虚度。此言不虚。林逋的诗句,早已化作梅的精髓,附体其中越千年,永垂不朽,源远流长。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这是林黛玉咏白海棠的诗句。梅花的魂,是怎样的,或者说,该如何描述,这于我,真的是一个难题。所谓魂,是一种精神吧,那种精神,当是积极向上的,催人奋进的,有一种天生的贵族气质——有筋骨,富质感,含几分亲切,却又有那么一点拒人于几米之外的味道——过近了,那份逼人的美艳,太耀眼。

很多文艺作品里,梅皆是励志的代言者。其与松、竹并称“岁寒三友”,与兰、竹、菊合为“四君子”。生在滚滚红尘,却清香四溢,姿态高雅;便是隆冬时节,也坚强坚韧,悠然绽放,自有一种品格,自带一番光芒,自成一派风流,自含一般韵味。

经天纬地的毛泽东,咏梅,却又不局限于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的诗词,向来雄浑磅礴。每一字,咬在嘴里,都是铿锵有力的;每一句,含在唇间,都是掷地有声的;通篇读来,似有百万雄兵,正奔腾跨越,烟尘四起,一路向前……

暖暖的风一吹,春便来了。立春于四季来说,几乎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储藏了一冬的凛冽寒气,从草木的身躯里被驱赶了出去。从枯寂到繁荣,在这个节点上泾渭分明。又一盆梅欣欣向荣,它们在打苞,一粒

一粒的花苞,如同一粒一粒的红豆,粘在细枝末节上。簇簇新的绿意红韵,如同大海里汹涌涨起的潮水,漫过草地,漫过灌木,漫过树枝,漫过原野,漫过坡地,慢慢地,攀爬上连绵的山峦,吻上苍天的脸颊。阴沉了几许整整一个冬天的天空,忽然间精神抖擞,汪汪的蓝和从地平线上一路攀爬上来的春色,把苍茫宇宙的气质一下子托举起来。如此托举,亦有梅的一份功劳。

梅很高洁,梅又很平民,随处走动,不期然地便有一丛两丛闯入眼帘。“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伊人飘香”,行走于尘世间,本质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无论你认不认可。如果,有那么一枝花,只为你绽放;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只为你守候,这是怎样的缘分福分。遇到,守住;得到,珍惜。那样的时光,是阳光落在梅花上,是他的眼眸深情地凝视他的眼眸,是尘世间的一些美好捕捉欣赏另外一些美好……

◆笔走万象 ◆子薇